

CSSCI 来源集刊

语言研究集刊

第二十二辑

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
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非外借

CSSCI 来源集刊

语言研究集刊

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

第二十二辑

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

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网址：<http://yjjk.chinajournal.net.cn/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语言研究集刊. 第二十二辑 /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编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8. 12

ISBN 978-7-5326-5215-0

I. ①语… II. ①复… III. ①语言学—丛刊
IV. ①H0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36791 号

语言研究集刊(第二十二辑)

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 编

责任编辑 郎晶晶
助理编辑 刘 博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辞书出版社(www.cishu.com.cn)
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(200040)
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8
印 张 21 $\frac{10}{18}$
字 数 382 000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6-5215-0/H · 684
定 价 80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 0512-52219025

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

主 编 陈忠敏

编 委 (按姓氏拼音排列)

陈忠敏 傅 杰 龚群虎

刘 钊 杨剑桥 游汝杰

编 辑 部 陈振宇 霍四通 刘 娇

陶 寰 张新华

本辑执行编辑 张新华 刘 娇

本辑英文审订 冯予力

责 任 编 辑 郎晶晶

助 理 编 辑 刘 博

封 面 设 计 杨钟玮

目 录

从词到小句——“至少”“最多”在多句法层面的功能发展	张新华(1)
叙实抽象名词“事实”的句法、语义探析	方清明(17)
叙实、指称与视点	赖蔚晨 张和友(37)
“被认为”的传信功能	吴卸耀(53)
“V 得/不来”结构的能性类别及其语义演变	周 红(64)
“有”“没(没有)”比较句不对称现象分析	陈 伟(81)
“NP 的被 VP”的构成及“被 VP”的指称化	方绪军 武钦青(93)
压制现象研究: 关键问题与最新趋势	宋作艳(112)
句法歧义与主观大量构式的形成	朴珍玉(131)
领有动词与完成体表达的类型学研究	吴春相 杜 丹(145)
句式研究应贯彻“形义结合”原则	范 晓(161)
被动范畴与汉语被动句的发展	熊仲儒 石 玉(175)
互补删略与上古汉语反诘语气词“为”	李 果(196)
跨方言视角下终竟义词的共时多义性及其历史溯源研究	张秀松(218)
河南息县方言的先行体标记词“再哩”	叶祖贵(246)
由《墨子》“贤可”例看其汉语词汇史语料价值	
——兼辨《管子·宙合》“依贤可,用仁良”例	张 萍(254)
说马王堆帛书《堪舆》章用作“厭”的“庠”	程少轩(266)
语源学视角下的“一词兼有相反二义”及其形成机制	潘薇薇(274)
三国、西晋诗人用韵的数理统计分析	魏鸿钧(284)
论官话方言中子变韵的合音成分	支建刚(317)
湘语冷水江(铎山)方言声调的层次	李姣雷(330)
祁县方言的连读变调	王 姬(345)
江苏溧水区官话方言岛入声调的“近似合并”	孟晓红(361)
CONTENTS	(372)
稿约	(383)

从词到小句

——“至少”“最多”在多句法层面的功能发展

张新华

提要 “至少”“最多”都通过极量而激活一个特定的梯级,其语法功能跨越了客观值和主观值两个领域,包括:指极量本身,指由极量向外延伸而构成的一个量值范围;指对极量本身的肯定及对临近值项的推测;指事态的价值性;指对事态成立的强断言。二者中,“至少”的概念结构与事物自身量值的累积方向相一致,是无标记项,语法功能更加发达。

关键词 客观值;估值;评价;强断言;梯级

一、已有研究简述

“多、少”作为形容词,其自身及各种组合形式的语法功能与其他形容词有很大的不同,已经引起广泛关注。不过学者对“多、少、很多、很少”研究较多,而对“最多、最少”关注较少。实际上,最高级形式有一些很值得探讨的独特用法。总的来看,“多、少、很多、很少”指的都是某种客观量,句法层面上属于词组(VP或TP),而最高级形式则发展出焦点、情态、断言等功能,达至句子层面(CP)。

词形上,在现代汉语系统中,“至少”与“最少”、“最多”与“至多”用法分别相当。不同在于,“至多”已有书面色彩,口语更多用“最多”;“至少”则口语仍然常用,而“最少”虽也常用,但词汇化还不完善。本文将忽略四者的上述差异,而以“至少、最多”为代表进行讨论。

吕叔湘等(1999)只收了“至多、至少”,未收“最多、最少”,认为,“至多”“表示最大限度”,并分为三种用法:“至多+动+数量”“至多+数量”“至多+动”。“至少”“表示最低限度”,有四种组合形式:前三种与“至多”

相同,另有“用在主语前,常有停顿”,这显示了“至少”的功能更加发达。

赖先刚(1997)对“至少”“最多”做过专题研究。赖文区别了语义和语用两个维度,前者又分为三种功能:数量义,如“至少/至多有五个”;程度义,如“至少/至多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”;范围义,如“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”。语用上,“至少、至多”表示“说话人对数量、情况的最低或最高的估计或分析”。在我们看来,“数量、程度、范围”只是“至少、至多”的具体操作对象,并非其自身的语法意义。

王洁(2007)专门研究过“至少”,区别为“限定词”和“量化副词”两种功能。作为限定词,“至少”紧邻焦点成分,限定事物量、空间量、时间量、范围量、动量等。作为量化副词,“至少”的辖域为句中的谓词性成分,用于衡量动作量和状态量。该文的贡献一是指出了“至少”焦点敏感的特征,二是把“限定词”功能单独提取出来。

贾泽林(2016)对“起码”与“至少”做了对比分析,认为前者“只用于表达说话人对最低限度的判断”,后者则“主要是用来陈述现实中存在的最低限度”。

总的来看,学者所讨论的主要是“至少”和“最多”的客观值功能,而对其估值和价值、断言功能关注不多。

二、“最少”“最多”的客观值功能

客观值是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的初始用法,成为形成其他诸功能的根据。所谓客观值,即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用于刻画事物在客观数量上的最高级特征,即最小量、最大量,概称极量。句法上,客观值用法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的功能是做不及物形容词谓语、补语,其次是宾语、定语,较不常用的功能是带宾语而构成普通动宾结构。共同地,这些都是句内成分,即属于VP层面。

谓语、补语体现的是谓词的强陈述功能,其中“最少”“最多”是“程度副词+形容词”的普通句法组合,未词汇化,也未虚化;完全词汇化的“至多”“至少”则无此用法。如^①:

(1) 在先秦儒、墨、道、法这几家中,儒家的观念最多也最复杂。

(2) 与世界上12个同等规模的大都会比较,北京用地是最密集的,人均用地是最少的。

(3) 康柏电脑在上海卖得最多,在西南卖得最少。

除具体词汇义之外,上述“最多”“最少”与其他“最”字组合“最复杂”“最密集”在语法性质上并无实质分别,都是对主语事物自身数量特征的客观陈述。

“最多”“最少”做宾语并不少见,这时它们都指称化了。另外,形容词“多、少”自身都可带宾语,其最高级形式仍继承这种功能,但这种用法现在已有较强的书面语色彩,出现频率不高。这些位置的“最多”“最少”也都是客观值用法,如:

(4) 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,而只是追求在够用的同时,付出最少。

(5) 夏秋之秋,最多霍乱、虐、痢。

(6) 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,最具创造活力。

例(4)的“最多”“最少”指称性很明显,“最多”指得到的东西,“最少”指付出的代价。例(5)、例(6)“最多”“最少”带普通名词宾语。

在上述用法中,“最”与“多、少”之间都是普通句法组合形式,整体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功能单位。它们除了在具体量幅上与“很多”“很少”有别外,功能上并无质的不同,也都可替换为后者。

“最多”“最少”做定语时,后一般加结构助词“的”,有时也可不加,如:

(7) 其追求的目标是:不断降成本,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。

(8) 最多时,拉一车酒要排3天3夜。

例(7)“最少”“最多”指众多可能性投入、效益情况的极量,例(8)“最多”指众多拉酒事件等待时间中长度最大的一次。

共同的是,上述谓语、补语、定语功能的“最多”“最少”都指极量这个量值自身,并不暗示对其他相邻量值的相关性。

此外,“最多”“最少”还有一个较深的定语位置——“最多/最少+数量词组+中心词”。这种用法的“最多”“最少”是把其后的数量词组作为上限/下限,并以之为基点而涵括其下/上的其他值项,因此构成一个很大的量值范围。这种“最多”“最少”的语法化程度很高,类似定冠词,不能换为“很多”“很少”。该形式一般出现在宾语位置,如:

(9) 体改委将在洽谈会上推出最多150家国有企业,与外国机构投资者接洽。

(10) 每办理一个人,我将得到最少一千美金的酬劳。

“最多 150 家国有企业”指“150 家”是上限,而实际也可能少于该数量。但这种数量范围仍是客观性的,并非估计。“最少”例同之。

“最多”“最少”作为主语定语的一部分,就容易有估值读法。这是因为主语位置自身即具有表述性,这种表述性就渗透为“最多”“最少”词汇内涵中的估计义。如:

(11) 最多/少 150 家国有企业推出了招商引资项目。

“最多/少”指话主主观估计“150 家”是该“国有企业”所可能达到的最大/小值,但往往暗示实际未达到或已超过该值。

总之,“最多”“最少”的客观值用法有两种:指极量这个单独的量点;指以极量为基点而涵括相邻诸多量值的量值范围。共同的是,它们都是客观指称,无情态、语力这样的主观内涵。

三、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的估值功能

状语位置是“至少”“最多”形成估值用法的直接途径。这时,“最少”“最多”的常规用法就是表示估值,表客观极量值的功能反而受限。后者主要有以下两种句法环境:

1. 现实态,指特定事件所达到的实际量值,这是把该事态与同组事态进行客观的统计比较。如:

(12) 我一年最少/最多只拍过 2 部电影。

众多现实事件所涉及的不同数量是客观的,对其排比也是确定的。具体看,例(12)中经验体标记“过”起了关键作用,如果去掉“过”,则“最少”“最多”就会表示估值。

2. 具体规定,指某种制度所允许达到的具体极值。如:

(13) 分配给每个出口企业的配额数量最少不得低于 2 万吨。

(14) 每位旅客最多可带 20 公斤行李。

上述两种用法中,这种“最多”“最少”的虚化程度不高。

(一) “至少”“最多”估值功能的基本用法与语义机制

“至少”“最多”形成估值功能的动因是对一个梯级的激活,以及对相邻值项的期待。语义上,“最”表示对众多项目进行比较而得到的极值,因此总是提示一个相关值项构成的序列,这是其功能演化的根据。以“至少”为例,

其功能内涵包括两部分：

I. 话主判断,根据所了解的事物存在情况,当前梯级序列中的最小值 n 是最能肯定成立的。这构成“至少”语法意义中的[断言、强调]部分,表现为语用上的焦点性。

II. 可以推断,略大于该值的相邻值项 $n+$,也极可能成立。这构成“至少”语法内涵中的[推测]部分。

话主现在通过“至少”断言的是 n ,这只是为了言谈保险起见,而其真正的表达意图更在于 $n+$ 。

“最多”的功能结构正好相反,是基于 n 而推断 $n-$,但其对 n 自身的关注度似乎要比“至少”更弱一些,即话主认为 n 一般应该是不成立的,主要意图就在 $n-$ 了。

单就“多、少”而言,“多”是无标记项,“少”为有标记项,而在“至少”“最多”之中,则是“至少”为无标记项,“最多”为有标记项。原因是:“至少”符合肯定范畴内涵自身由小到大的累积方向(这个语义机制可参看张新华等2013),因此是正向、积极性的。“最多”则相反,是逆向、消极性的。这种操作方向的不同,决定了二者衍推能力的差别——“最多”无衍推能力,而“最少”是向下衍推的。如:“他最多能跑20公里”,不但20本身并不能确定,并且其下的19也同样不确定;而在“最少能跑20公里”,不但20及其下的19等都是肯定的,而且20之上的21的可能性也很大。

可以说,每个肯定范畴都暗示一个“至少”的梯级性断言操作,但绝不暗示“最多”。也就是说,话主现在既然敢于指出一种肯定范畴,自然就有把握断定其为真,但实际也往往隐约感到一个更强的值项也可能成立。如:

(15) 小李中午吃了3碗米饭。

(16) 约翰去过杭州和苏州。

话主对“吃了3碗米饭、去过杭州和苏州”事件自身,是肯定有把握其为真的,而对相邻强项的可能性,也有一定的预感;“至少”则是对这种预期做显性且强烈的指向。而上述句子显然不能加上逆向算子“最多”。

“最多”“至少”的上述用法在声音形式上已形成分化:估值用法时,“最”“至”字重读并拖长,“多”“少”轻声化;客观值用法则无此表现,两个字都各自保持完整的调形。另外一个显著的形式标志是:“至少”内涵中的“断言”这个语力要素往往可用言说动词“说”予以显性编码。“少说”

还固化为一个指保守估计的词汇形式,表示“往少里说”,功能与“至少”相当。如:

(17) 骆驼祥子拉那个玩艺儿那是坐洋车,去到西城你至少说你得一个钟头吧。

(18) 我这耳朵已有毛病了,现在呆个来月就掏出就至少得说是这么大块儿。

(19) 每个月我刷卡至少,少说有四五十万的港币。

例(17)“至少”并不是刻画“说”的量值,而指所说内容是最可以断言为真的。例(18)道义情态动词“得”用得很有意思——表明现在对量值做这种最低断言是强制性的。例(19)先用“至少”,后又用“少说”,二者在功能上一致。

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的一般用法是抑制功能要素Ⅰ,而强烈指向Ⅱ,即不指极量自身,而指其上、下的临近值。具体情景中的梯级现象则是很丰富的:

(20) 希望她真的只是累坏了,最多最多也只是染上个小风寒。

(21) 很多老板跑到名校读 MBA,还真管用。至少人家可以说:“我也是清华毕业的。”

(22) 显然《德国商法典》中的留置权属于物权,或至少具有强烈的物权属性。

(23) 罗开为了想浇熄安歌人体内燃烧的欲望之烈火(至少,也减低些程度),曾经对安歌人说了不少话。

例(20)“染上个小风寒”的相关梯级值项是“着凉、感冒、肺炎”之类,“最多”用于提示“小风寒”之下更轻微的项。连用两个“最多”,显示了话主强烈的主观预期。例(21)“人家可以说”所关联的梯级背景是一些具体动作行为:增长才干、升官发财等。例(22)是先直接陈述“属于物权”这个强项,这显示了话主的本来想法,后来才为了断言更安全,而提出“具有强烈的物权属性”这个弱项。例(23)直接把“至少”用为括注,对更强值项“浇熄”的预期是很确定的。

可以看到,前述学者直接用“数量、程度”之类的量范畴本身去解释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的语法意义,并不妥当:它们只是后者的具体操作对象,而并非其作用方式。进一步看,“数量、程度”的提法也未指出“至少”“最多”功能特征上的梯级性。在操作对象的梯级性这一点上,“至少”“最多”与“连、甚

至”很像,实际上,二者往往可以跟一个“甚至、更有甚者、更不要说”之类引出的后续小句。

在“至少”“最多”所含的两个语义参数中,[断言]是核心,[推测]是强暗示,但有时也可特别强化前者,而抑制后者。这是对某值项自身作为极限存在的重要性加以凸显。这是不足为奇的:[断言]、[推测]都是语用层次上的语法范畴,比语义层次范畴的稳定性差,更容易脱落。如:

(24) 所谓公平分配至少应包括两个层次: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。

(25) 管他的!其实朋友不要太多,只要最多4个就足够了。小七、小毛、琴,你们就是那四个。

“至少”“最多”所刻画的“两个层次”“四个”,在后文都有明确的对应,后者即构成这种最低/高限度的全部。

(二) 道义情态的矢量性

一般梯级范畴是双向开放的,“至少”和“最多”都可刻画,而道义情态是下限封闭、上限开放的,即,值越大越好,因此只接受“至少”,不接受“最多”。这是因为,道义范畴是利他性的,其着眼点本身就是个最低值,即某种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的最低限度,这个值不能为零,也就是不能不有所作为。如:

(26) 你至少/*最多要去看望一下。

(27) 你至少/*最多应该与他打个招呼。

“去看望一下、与他打个招呼”指道义可接受的肯定行为的最低限度,“应该、要、得”等道义情态动词编码的都是这种底限,因此其与“至少”在情态维度上是内在一致的,而与“最多”冲突。

形式上,在与道义情态成分的组合中,“至少”与之可互为先后,意义上差别不大,这显示了双方在范畴地位上的等同性。

逻辑上说,过犹不及,似乎道义情态也应该有上限,即应该可以用“最多”,但实际表达中人们却一般不去做这种限制。大概因为能够按照最低道义要求进行活动,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。在道义语境中使用“最多”,只能是客观值功能,不表示估计。比较:

(28) 你一天应该最少走8000步,但最多别超过20000步。

前小句的“最少”是估值用法,指“走8000步”只是道义底线,实际还应该更高一些;后小句的“最多”则是客观值用法,指具体的上限。

(三) 焦点敏感性

“至少”“最多”估值用法是窄焦点用法,操作对象是句内成分。焦点对象不同,所依据的梯级背景就不同,实际句义表达也就不同。如:

(29) 他至少有5套房子,甚至更多。

(30) 他至少有5套房子,或许还有两部豪车。

例(29)是以“房子”本身为梯级序列,焦点是“5套”,重读,预期项是“6套、7套”等。例(30)是以财产为梯级背景,“有5套房子”整体是焦点,“房子”重读,预期项是“豪车”等。

小句中的各个成分都可以通过“至少、最多”的操作而成为焦点(黑体表示重读):

(31) a. 至少我们俩每年喝一两次酒。 主语焦点,预期项是更多人。

b. 我们俩每年喝至少一两次酒。 宾语焦点,预期项是更多次。

c. 我们俩每年至少喝一两次酒。 动词组焦点,预期项是其他活动。

d. 我们俩至少每年喝一两次酒。 量化状语焦点,预期项是“每个月”等。

e. 我们俩至少每年喝一两次酒。 主要谓语焦点,预期项是其他活动。

f. 至少,我们俩每年喝一两次酒。 全句焦点,断言性(详见下文第五节)。

除例(31)f外,其他小句“最多”可平行使用。

“至少”“最多”可以自由地出现在全句的不同焦点成分之前,功能很强大,这一点与典型焦点标记“是”很相似。

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的估值功能都是窄焦点用法,二者的功能也基本平行。下面讨论其在句子层面上的功能,这又分化为价值和断言两种,这时,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的功能分化明显,更多表现为不对称——“最多”的功能演化要远逊于“至少”。

四、“至少”“最多”的评价功能

“价值”是一种属于人类生活的语法范畴,指根据主体的利害立场,去评判一个外部客观事态的价值属性,即日常所谓某件事“有意义、无所谓”等。

价值具有正负两极性,正面价值的属性表现为“好、肯定、表扬、高兴”等,负面价值则为“坏、批评、气愤”等。从语义层次看,价值范畴居于事态之上,对后者进行价值认定,指出其价值可取性(significance),即“评价”;编码事态的语法形式是 TP,价值范畴则属于句子层面(CP)。“至少”“最多”都发展出评价功能,成为一种句子层面的态度、立场算子,即宽焦点用法。

(一)“至少”表示对较差值项的接受态度

这是一种“比下有余、随遇而安”的态度,即,现在的情况虽然并不理想,但也并非最差,还是值得肯定的;并且暗示着就满足于现状,而不再奢望更高的水平;这种用法的“至少”在语义上接近“还好”。小句可加表容忍的语气副词“总算、好歹、还”等。如:

(32) 至少,他来听报告了。

(33) 至少,他还能说出话。

(34) a. 他今天至少卖了 20 件衣服。

b. 至少,他今天卖了 20 件衣服。

这种句子总是表示“他来听报告了、他还能说出话”这种做法已经很不容易做到,实属难能可贵,因此值得表扬、欣喜,是“好的”。例(34)a“至少”是强调+推测功能,指以“20 件”为最低值而对所卖衣服的实际数量的估计,无价值维度上的肯定性;例(34)b 则是价值功能,表示“卖了 20 件衣服”这个成绩虽然并不理想,但总还做了点有意义的事,总比无所事事强。

价值功能“至少”有时也可以用于主语之后,这是因为汉语句子主语具有很强的话题性,与谓语部分组合比较松散。比较:

(35) 曹操虽然奸诈,但是奸诈里面也有坦诚,他至少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。

(36) 怎么让一个未成年男变得大胆,至少敢去表白。

例(35)“至少”的操作对象是整个小句,表示“他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”这种做法本身是值得肯定的,句子并不预期在量度上超过“敢……”的其他行为。例(36)“至少”则只作用于谓语“敢去表白”,表示该动作本身即最低限度,并同时期望更高量级的行为,特别是,这种表达针对的是客观行为自身,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视角,并不表示“敢去表白”这种做法具有什么价值维度上的可取性。

“至少”为事态构造了另外一种叠加的价值维度的语法内涵。不同梯级

地位的事态,就具有相应的不同等级的价值内涵,即,价值范畴也构成一个梯级。如:

(37) a. 至少,他及格了。

b. 至少,他来参加考试了。

c. 至少,他报名了。

d. 至少,他关注这次活动了。

在考试中,“及格”本身属较低值项,但从更大维度上仍然可以构成一个复杂的价值序列:即便不及格,来考试就比不来好,报名比不报好,等等。

“价值”范畴的坐标原点是人的存活,因此,价值功能的“至少”不用于指纯客观事态的小句,也不用于负面意义的事态。如:

(38) #至少,木星有大气层。

(39) a. 至少,他没贪污。

b. #至少,他贪污了。

带“#”号的句子本身成立,但其中“至少”只能表示强肯定性,即下文第五节要讨论的断言功能,而不能表示价值性。原因就在于,“木星有大气层”是纯客观事实,谈不上对人有什么意义,“他贪污了”则内在是负面的。

(二) 梯级上次低

在估值和价值功能中,“至少”的操作对象都不能是梯级上的最低值,而要求其下有更低的弱项。但这在两个范畴领域的功能动因却有重要区别:前者在于客观量值的零点之下无累积性,因此与“至少”的向下肯定功能不相容;后者则在于最小价值的不可接受性。以下两句都不成立,但动因不同:

(40) *至少,孩子这次考了全年级倒数第一名。

(41) *孩子这次至少考了全年级倒数第一名。

例(40)“至少”是价值功能,句子不成立的原因是:“全年级倒数第一名”是孩子学习成绩不能让人接受的极值。例(41)是估值功能,句子不成立的原因是:“全年级倒数第一名”本身是个零点,其下再无其他肯定的值项内涵。

在梯级有明确极值的现象上,估值功能的“至少”不能刻画这种极值,而价值功能则无此限制。原因是:价值范畴是把本小句所述事态向句外话主的存活进行定位,因此其所关联的事态梯级就更加宽泛。而估值功能“至少”所关联的梯级是客观性的,其值项范围就小得多。对应于句法上,价值

是高位范畴,语域自然更大;估值是低位范畴,语域也就较小。比较:

(42) a. 至少,孩子这次拿了冠军。

b. *孩子这次至少拿了冠军。

(43) a. 至少,他这次考了 A,虽然并没有 A+。

b. *他这次至少考了 A,虽然并没有 A+。

(44) a. 至少,他有这么多粮食。

b. 他有至少这么多粮食。

例(42)a是价值用法,小句成立的根据是把体育活动置于更大的价值维度,如学习成绩、道德表现等——小句表示:虽然孩子在后者表现不好,但前者也值得肯定了。例(42)b是估值用法,小句不成立,因为其所关涉的梯级只是体育运动本身,其中冠军已经是梯级的封闭边界,不能再做向上的推测。

例(43)a“至少”是价值用法,表示话主认为“他这次考了 A”已经不错了,并不要求“A+”,因此,即便随后取消后者,句子也仍然成立;例(43)b是估值用法,“至少”的操作对象是“A”,并同时强烈预期“A+”的可能性,因此,如果随后取消后者,就造成表达结构的自相矛盾,句子不成立。

例(44)a是价值用法,整个小句是焦点,局部的尾焦点“粮食”重读,“这么”表感叹;小句表示:虽然他在其他方面还差,但有粮食也可以肯定了。例(44)b是估值用法,“这么”是实指功能、焦点,重读;小句表示:实际上他粮食的数量可能更多。

(三) 模态上的现实性

价值功能“至少”表示事件对主体的实际利益,所述事态具有现实性的特征,即,“至少”是叙实性的。也就是说,只有事件已经现实发生,才能对其进行价值的认定。体貌上主要有三种类型:进行体、完成体、惯常体。小句不接受道义情态及祈使语气之类的操作。如:

(45) 至少,他仍在战斗,还没倒。

(46) 至少,我时时使你笑。

(47) a. 至少,他还是给你留了一点情面,并没有斩尽杀绝。

b. 至少,留一点情面,日后也好相见。

例(45)“在战斗”是进行体,指主语当前实际进行的动作。不管结果如何,实际做着就是值得表扬的,“至少”即表示这种肯定性。(46)“我时时使

你笑”是惯常体,指一般性实际存在的情况,句子表示能够做到这一点已实属不易。例(47)a“他给你留了一点情面”是完成体,“至少”是价值肯定功能,表示这种做法值得感激;例(47)b“留一点情面”是祈使句,虚拟态,“至少”是估值功能,表示对该行为自身的强调,以及对更高程度行为的期望。

(四)“最多”表示轻视

“最多”“至少”的价值用法是由客观量用法发展而来的:由指数量本身的大、小,发展为指该数量价值内涵的大、小;但二者在价值维度的功能内涵有所差异。例如,从逻辑上看,对应于“至少,他没贪污”,表示对该事件在价值上的肯定;似乎也可说“最多,他没贪污”,表示该事件价值意义不大。但实际语料中,“最多”的这种用法很少见到。“最多”一般指话主对一个行为轻视、随意的态度,相当于“无所谓、大不了”,并且多用于虚拟态行为。如:

(48) 功耶罪耶权且由人吧。至多,我宋子文准备好一颗脑袋罢了。

(49) 再赌下去,最多也是个下台,干吗不再冒把险?

(50) 只要她满意,我们就尽全力保她上学,最多这两年不添置大件了。

(51) 这点事,最多骂骂算了,至于吗?

(52) 自己很讨厌吃药,所以一般不会让别人吃药,最多说好好休息什么的。

前三句是一组,体现了“最多”价值用法的典型情况,表示:即便在自己身上发生最大限度的不利行为,但话主仍然并不在意。例(48)“至多”形式上在句首,且后有停顿,但作用对象其实仍然只是谓语“准备好一颗脑袋”,句子并不表示“我宋子文准备好一颗脑袋”这件事在价值上有什么不可取性。

后两句是一组,表示话主对一个最大量值行为的轻视,体现了“最多”由估值用法向价值用法的发展。一方面,“最多”指“骂骂、说好好休息”的行为本身,构成梯级中的最高限度,这是估值用法;另一方面,“最多”也表示,话主认为,该极值行为本身在价值上的不利仍然是很低的,这即价值维度的内涵。同现的“算了、什么的”明示了价值维度的随意性。

五、“至少”的强断言功能

这是“至少”宽焦点用法的另一种功能分化,表示对整个小句所述事态